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妻之孳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儂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予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第子美之庚桑子曰第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為欲俎豆于子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知也故不欲為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呂惠卿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妻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執掌是與晝然孳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執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无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獲楚之所為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无為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為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為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為人之標杓乎

林疑獨註物受命於天則役於天民受命於君則役於君第子受命於師則役於師天役物以生而息物以死君役民以事而息民以財師役第子以學而息之以道凡有所受命者皆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

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為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妻皆取樵朴之人而去其晝然知孳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為之使三年大壞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立之南面社稷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靜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猖狂欣慕自往依歸非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為人之杓也杓小器便於眾用而已則是有違老聃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碧虛陳景元註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執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初驚情泊後欣俗阜道脩德長民欲尸祝之不釋然者尚嫌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功哉故尸居潛隱民莫得知宜肯

為人之標杓耶若當粗且是吾不解師言而故違之也

劉晏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憂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免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無為而未始不為也

林氏庸齋曰義擁腫執掌猶支離也灑然灑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鼓舞筆端如此下語不釋然不樂貌豈無得而然言天實為之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知往言與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

知之釋氏云我修行无力被鬼神觀破不釋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顛何榮註

羽山在徐州莊子言長壘指其形之拙朴畫然望然皆顯示貌為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根也寧與推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溥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為不知已恐民歸附而為己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子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為彼所尚是立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為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曼韜光未密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國之混融無迹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運其體而鮓鮓為之制步切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專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曼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禹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辰舟之魚場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于有弑父臣有弑君正畫為盜日中大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稔而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違害乃全若擇身利操則粗而淺曾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簡髮數米理雖刀之末也混然一之无所作為乃充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老聃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

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辨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故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為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為欲之大民性為其所迷亂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暈細民感虞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真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批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簡髮數米言其小計堯舜雖德之感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防其流也慮民相軋故不尚賢而无爭心慮民相盜故絕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坏而不

顧者皆因堯舜遺迹致弊而然歟相食且人惡之況人相食乎

碧虛註汙濁凡鱗所專而蛟鯨不避丘阜狐狸所善而虎兕不處是以道德光大俗難隱藏先善與利聖人常事唯高遠深眇者利害莫能侵而彼全其形生者不足稱揚也辨析賢愚將毀淳朴簡髮數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絕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為篡竊也而任知之士目前圖成而已宜料他日之敗哉

腐齋曰義鱗狐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无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尊敬之今畏暈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獸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獨也豈同蕩以堯舜二子為辨猶鑿垣而植草无此理也於利甚動言為生甚苦穴坏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暈舉而行之未為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

眇猶九淵之龍螭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无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為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

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為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徇其迹將見姦弊橫生豈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染傳切為利謀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將无不為矣庚桑不受畏暈之祝是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越斐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鴝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攬乎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不强相效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呂註德道充粹而不為其无積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耶答以人之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為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為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唯其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

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聾與狂也為道者則以不自見為盲不自聞為聾不自得為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神则无方也安有開而不聞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間之而已越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疑獨註越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管窺抱一也管窺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无思无慮可以及此言也越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為用以聾聾狂者觀之則耳目心三者各異於形矣夫豈知聾聾狂者之所以為形全哉我形彼形俱開而外見諸理物或問之與接為樞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為之孽也越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難喻己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碧虛註越問若舍賢知何業可託答以去

賢則全形忘知則抱生既淪千日斯言應矣有主不執故狂弗自得六鑿相攘故物或問之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泮安有覬鵬之化蜂房安有鷓鴣之難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越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虞齋曰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開而无蔽今乃為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難之喻義同前解

越問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而勿離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為之損形離生之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

盲哉知亦有之今越非形有聾盲正坐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關即覺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物入而為主所謂我者反為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吾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巧逆使就有道而求迷化將无不解之惑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按己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有躋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三五

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正六

武林道士 趙 尚 秀 學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未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親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郭註老子問越何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故

而來故

呂註越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眾亦宜矣以道與世尤

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越規規然以越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國固然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贏同贏畏糧器七日七夜言慕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眾越遂懼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汝蓋為天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越失道之真猶童釋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為人之道也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眾謂來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未愚丹心愚惑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為愚既目